

谁控制东欧，谁就统治“心脏地带” 谁控制“心脏地带” 谁就统治“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

图解

Illustration On
Continental Power Theory



大国陆权

【英】麦金德◎著

何黎萍◎编译

麦金德的某些预测不幸言中

1936年，希特勒领导的德国进占莱茵兰非军事区

1939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德国和苏联肢解波兰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9年，北约成立，并长期与苏联领导的华约组织抗衡

2013年，乌克兰地区局势动荡

.....

图解

Illustration On
Continental Power Theory



大国陆权

【英】麦金德◎著 何黎萍◎编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解大国陆权 / (英) 麦金德著; 何黎萍编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640-9636-6

I. ①图… II. ①麦… ②何… III. ①政治地理学—研究 IV. ①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6118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办公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215千字

版 次 /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5.00元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文案编辑 / 刘永兵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编译者序

哈尔福德·麦金德是英国近代的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他是英国牛津大学地理学讲座的第一任主持者，曾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职务，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

麦金德影响世界的突出贡献是其提出的“陆权论”思想。1904年1月，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了“心脏地带”的理论。他首先强调世界的轮廓已经大致确定，而且世界政治已经变成一个紧密局势，任何社会力量的爆发都会引起地球另一个角落激烈的回应，而政治经济的弱者将在此过程中被消灭。

通过研究地理现实，麦金德将欧亚大陆中心和北方的那块900万平方英里^①的、没有通海的水路、适合陆地交通的区域，界定为“大陆的‘心脏地带’”。他认为这是“枢纽区域”，而谁掌控了“枢纽区域”，谁就会不断强盛，就能扩张到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然后就能动员丰富的大陆资源来建造舰队，就能成为海上与陆上都强大的世界强权。

后来，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书并列，被称为改变世纪的“巨著”。

麦金德对陆权的研究是细致深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扩充了自己的“心脏地带”理论，提出了“世界岛”的概念，并将“世界岛”划分为六个区域——欧洲沿岸地带（西欧与中欧），亚洲季风或沿岸地带（印度、中国、东南亚、韩国、东西伯利亚），阿拉伯半岛，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最重要的“心脏地带”。“世界岛”概念的关键就是，这些陆地既广

^① 1英里=1.609 3千米。

大而资源丰富，又像一个海岛一样集中在海洋的一块。如果“世界岛”上出现一个不受挑战的陆地强权，其他海岛强权就会落败。若这个强权占据着“心脏地带”，那么就必然威胁海权与陆权的既有平衡。

德国几乎成功地征服东欧与“心脏地带”，并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最好的警示。因此，麦金德为这个战略观察立下了名言：“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他提议，为建设一个有效的安全系统，应该在德国与俄国之间成立许多独立国家，以形成一堵从黑海延伸到波罗的海的墙。

麦金德的某些预测或观点在“一战”后不幸地被付诸实践：1936年希特勒领导的德国进占莱茵兰非军事区、1937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苏联肢解波兰……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震荡。“二战”结束前夕，麦金德修正了自己的思想，重新强调了“心脏地带”本身的威胁性。他认为“苏联的领土就相当于心脏地带”，占据着“最稳固的战略防御阵地”。确实，他成功地预测到了苏联将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陆地国家”的事实。但他相信，北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形成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这也成了事实。

其实，麦金德的思想最初并不为人重视，但德国人却非常识货，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创始人豪斯贺费尔将军曾多次申明麦金德的观点，甚至麦金德的一些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实践了。但要说明的是，魔鬼也会引用《圣经》来达到邪恶的目的，所以，错不在麦金德的理论。他讲的是原则，原则是不变的，谁都可以拿来用，关键是使用者是为了民主和平还是为了争夺霸权。

麦金德的“陆权论”与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齐名，同样备受英、法、美、俄、德的重视。反顾我们中国自身，若按照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上，算是处在“心脏——边缘”地带。历史上，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地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我们一直在争夺生存空间。所以，为了抵御来自北部、西北部的中亚、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片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的威胁，我们必须把防御重点放在陆地上。

毫无疑问，麦金德的理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对麦金德的论文《地理学的范围与研究方法》（1887年）、《历史的地理

枢纽》（1904年）、《周围的世界与赢取和平》（1943年）及他的两部著作《不列颠与不列颠海》（1902年）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8年）进行了翻译、整理，并配以历史、地理图片，编就了这部《图解大国陆权》。

需要指明的是，麦金德的部分思想有些偏见，但他的理论集中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思潮，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值得读者去辩证地阅读、剖析、研究。而且，当前我们所渴盼的持久的和平还未真正到来，冲突和战争还时常发生，冲击民主国家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所以，我们更应该找到合适的办法，来保卫本国，来赢取世界的和平。

编译者 何黎萍

2014年11月

目 录

大陆地理的情势会决定国家的情势 / 1

第1章

研究几乎确定的世界的重大意义 / 1

变化的环境对陆权研究所起的有益作用 / 4

以英格兰东南部为例，阐释陆权的研究方法 / 8

分析陆权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 15

防备“陆狼”和“海狼”：德里与加尔各答的建立之因 / 18

不列颠的陆与海 / 21

第2章

相互连接的海洋使不列颠拥有了强大的海上力量 / 21

不列颠的海洋世界 / 27

起伏的高地与低地 / 37

从地质学看不列颠的结构 / 41

不列颠的河流 / 47

气候显示的陆海之差 / 49

历史地理学视角里的不列颠 / 53

海上霸主英国恐受陆权的威胁 / 60

第3章

战略性地理：英国的防御建立在对海洋的控制力上 / 60

经济性地理：英国依靠深厚的资源养活自己 / 64

大不列颠的帝国梦：海权和领土兼并 / 67

仅地理上的隔绝不能保证大英帝国不可战胜 / 74

第4章

历史的地理枢纽——欧亚大陆 / 77

哥伦布时代导致世界政治变成一个紧密局势 / 77

从东方来的亚洲游牧民族是如何刺激欧洲的 / 79

欧亚大陆与新月地带的战略意义 / 83

海洋上的机动力量与大陆心脏地带游牧民族机动性的对决 / 86

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 / 89

第5章

地表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均引发战争 / 93

过去战争发生的原因：自然界中没有各国机会均等这件事 / 93

“一战”结束但战争未尽，协调地球的现实才能获得持久和平 / 95

“人控制自然”是现代现实，少了它新的理想主义就无力 / 96

军事地图与教育：每一个受教育的德国人都是地理学家 / 100

第6章

“世界岛”若为陆权强国控制，则将击败所有 海岛强权 / 103

地理的第一个现实：大洋终是一个 / 103

谁有物产丰富又安全的基地，谁就能控制海洋 / 104

罗马和迦太基的西地中海霸权之争 / 108

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对峙 / 110

海上强国包围着“世界大海角” / 113

以不列颠本土为基地的英帝国独霸四海 / 116

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争锋，未必会取得最后胜利 / 120

“世界岛”上若出现一个陆地强权，将击败所有海岛强权 / 123

“心脏地带”是“世界岛”上最有战略意义的地理现实 / 129

第7章

陆上人必须把立足点移到大陆内部 / 129

“世界岛”的六大自然分区 / 130

骑骆驼的人、骑马的人与乘船的人在阿拉伯地区的争斗 / 136

现代欧洲是被“心脏地带”的陆军力量捶出来的 / 141

雄伟的喜马拉雅山是保护东印度的巨大屏障 / 144

是否应当把“心脏地带”的范围稍稍扩大 / 146

“心脏地带”为陆上强国的胜利提供了战略机会 / 149

各大帝国在“心脏地带”的争斗 / 152

第8章

“真正俄罗斯”对俄国和欧洲意义重大 / 152

动荡的欧洲 / 155

日耳曼人影响下的不平衡的东欧 / 160

十九世纪海上霸主英国与陆上强国俄国在东印度的争雄 / 164

柏林已替代彼得格勒成为东欧的危险中心 / 167

英国和德国利用“进行中的事业”积蓄人力 / 168

第9章 第九章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能顺势控制世界 / 175

协约国胜利后的反思 / 175

“一战”爆发的原因及德国的失败战略 / 178

必须彻底解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问题 / 181

东欧领土重置的稳定条件是德、俄间必有一系列的独立国家 / 184

国际联盟建立的前提是绝不能有占优势的伙伴 / 188

“进行中的事业”的真相决定共管要地是不明智的 / 191

走控制“进行中的事业”之路，引世界走向和平 / 196

睦邻精神是解决国家间战争的一服良药 / 200

第10章 第十章 周围的世界和赢得持久和平 / 20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心脏地带”的理论仍然有效 / 201

苏联的领土即相当于“心脏地带” / 205

如何遏制德国再次掀起战火 / 208

在全球建构一个平衡的世界格局 / 210

第1章

大陆地理的情势会决定国家的情势

哈尔福德·麦金德进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后，宣读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与方法》。他在论文中，力陈把“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认为“政治的问题要靠实地探索得到的结果来决定”，也就是说，陆权决定着国家的情势。这正是麦金德陆权思想的理论基础。



研究几乎确定的世界的重大意义

何为地理学？对皇家地理学会来说，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不过，现在有两点理由要求我们应当立即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理由是，地理学家们最近热衷于坚持把地理学这一学科放在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中，而且还强调应该是放在更受尊敬的地位上。可是，教学领域的答复却是带有讽刺口吻的问题——“什么是地理学？”如果能解决“如何使地理学变成一门学科，而不仅仅是一批信息”这个问题，那当下的教育论战也应该会有满意的结果了。

另一个理由来自地理研究学会的内部。半个世纪以来，若干学会，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学会，一直热衷于促进探索世界的活动。现在，我们地图上唯一留存的大块空白区是两极地区。就算再有一个如亨利·莫顿·斯坦利那样



探险家斯坦利

1874年，斯坦利探访非洲，任务是寻找刚果河的出海口。经过999日的行程，他终于在1877年8月抵达刚果河出海口。此行，探险队损失了242人。事后，斯坦利写就了《通过黑暗的大陆》一书来记录他的历程。

的探险家也不可能为我们这个快乐的世界发现另一个刚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新几内亚、非洲、中亚及沿着冰冻地区的边缘地带，我们还有许多有益的工作可做，可能还会有一个如美国的阿道费斯·华盛顿·格里利那样的北极探险家不时地受到人们的欢迎。不过，最后，他也可能只是一个并不为我们需要的、无探索成果的人物。

由于探索冒险的故事越来越少，大陆地理情势的研究地位正逐渐被详细的军械调查所代替，以至于地理学会的成员也困惑而沮丧地问：“什么是地理学？”

你可能认为皇家地理学会必须尽快结束自己的历史，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供征服了。这是不正确的。诸如韦尔斯先生关于巴西的论文、布坎南先生关于海洋的论文和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

斯先生关于地理学与历史学的论文，都预示着我们未来工作的方向。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走进新的最适合的位置时，通过探索和研究把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一定程度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在当下的教育论战中，讨论“什么是地理学”这个问题，也可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意外收益。

我们必须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地理学是一个还是几个主题？或者，更确切点说，自然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是一项研究的两个阶段，还是用不同方法研究的不同主题，即一个是地质学的附庸，一个是历史学的旁支？

英国皇家学会地理分会的主席、少将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最近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1886年9月，他在伯明翰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调和人们所认为的‘科学的地理学和历史学混合在一起’的这一看法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这二者就像是地质学和天文学那样彼此截然不同。”

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是权威人士，广受人们的尊敬。我虽极不情愿，但仍要大胆地提出反对意见。我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深信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在伯明翰发表就职演说时采取的立场，对大陆地理研究的美好前景来讲是具有毁灭性的。

若我认为自己的论据更加正确，那显得太放肆，我提出它们，只是因为目前的讨论演说中，这些论据并没有遭到反对。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可能只是表示了当前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模糊的观点。结果是，在他本人的声明中，他所引用的这些论据与他制定的理论观点是相对立的。

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在演说中高度赞扬了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的《与历史学关联的地理学》，而布赖斯先生的中心观点则是，人类基本上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政治地理学的职能是探索人类和人类自身所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要求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未来的政治家“充分掌握”“各种地理条件”。对于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的这些观点，大家都比较认同，还未有人反对。但是，遗憾的是，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所谓的“充分掌握”，是从抛弃“自然的和科学的”地理学以后所留下的东西里得到的。这就显然不科学了。

一般来说，探索力量的作用是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职能。探索地理位置的影响，即当地不断变化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才是地理学的特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地理学就仅仅是自然地理学，基本的地貌要素被忽略掉了。因此，我建议科学地定义地理学，即地理学的主要职能是探索人类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相



詹姆斯·布赖斯

詹姆斯·布赖斯曾到各地旅行，足迹遍及高加索、南美洲、南非及英国的所有领地。每到一地，他往往写下游记。这些作品至今仍然受到重视，同时这也是研究大陆地理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互作用。我给地理学下这样的定义，理由是十个探索地理学的学者中必然有九个是从人类的立场来进行的，他们希望把世界作为人类的环境来研究。

人们在考虑这种相互作用之前，必须分析引起相互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之一是变化着的环境，另一因素是社会中的人。而我认为，分析变化着的环境就是自然地理学的职能。结果，我们又与当前观点相悖了。所以我认为，地理学应该建立在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上，只有继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之上产生，理性的政治地理学才有可能存在。当前我们的政治地理学是非理性的，目的也不是探索因果关系，所以最终只能是一组提供备忘的孤立数据。这样的政治地理学是永远不能吸引有才智的人，并使他们成为人类的统治者的。

简而言之，如果地理学保持学科的统一性、专门化，然后用其去研究已经确定的世界，那么对于讲究实际的人来说，不论他的目的是在政界出名还是积累财富，大陆情势的研究都是一个无法估价的信息宝库。



变化的环境对陆权研究所起的有益作用

如前所述，政治地理学的职能是发现和说明人类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中的人以及变化着的环境是必然要考虑的两种因素。其中，变化着的环境是自然地理的任务和作用。

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试想过。自然地理学常常由已经有沉重负担的地质学承担着，同样地，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往往由早有负担的历史学者进行着。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在大陆地理研究方面有成就的人，往往会以同等眼光看待与他的探索研究有关的那些科学的、历史学的内容。面对极端专业化的研究，地理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建立一座桥梁，以跨越那条人们所认定的、正在搅乱我们文化平衡的鸿沟。因为砍掉地理学的任何一根树干，都会严重地伤害大陆地理情势的研究。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视地理学本身专门化的需求，这是在这一

研究领域做出独创性工作的基础。但这个“度”并不好掌握。与陆权研究有关的地理学就像是一棵树，早期分成两个大树枝，接着它的小枝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所选择的几枝邻近的枝杈可能是从其他树上长出来的。

这很自然地引导我们去探索地理学和其邻近科学的关系。而事实上，这些邻近科学研究的均是环境因素。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先生关于环境的粗略分类法来逐一分析。

詹姆斯·布赖斯先生在环境的问题上认为：第一，我们受到地表结构的影响；第二，受到那些属于气象学的和气候的因素的影响；第三，一个国家受其所能给人类工业提供产品的影响。

一、地表结构

地质学家坚持认为岩石圈形态形成的原因归地质学研究。自然地理学家则对这一问题不关心，在他们看来，岩石圈形态的成因不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必需的。结果，地理学家的研究报告中只同意地质学方面极微小的成就，最终使得地理学家的研究遭受了重大损害。可以说，除了灾难之外，漠视岩石圈形态成因的研究，没有给地理学带来任何益处。

两门科学在研究中可能获得部分一致的数据，不过由于双方对数据持有不同的观点，组合数据的方式亦不同，所以结果应该是各有针对性。也就是说，在结果上，双方不应有争吵。地质学家不应该排斥地理学家的研究，因为对地质学来说，研究每前进一步，都要依靠其在科学上兄弟般的关系的人。比如，研究地层的相对年龄的古人类学，若是不把生物学考虑在内，就是荒谬的，是难以取得科学性成绩的。

其实，地质学和地理学是有差别的，差别点在于地质学者观察现在以便解释过去，而地理学家观察过去以便解释现在。

关于这个问题，最伟大的地质学家、苏格兰的阿奇博尔德·盖基博士在他的《地质学教科书》中，提出了清楚、易懂的意见：

“调查一个国家的地质史要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首先考虑地表下面岩石的性质和排列，以便于查明这些现象所记录

下来的与自然地理和动植物生活连续变化相关的情况。但是，除开岩石的历史，我们还应尽力考察地表本身，比如由岩石变迁形成的山脉和平原、河谷和峡谷、山峰、隘口和湖盆的起源和交替。

“最开始，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互相融合的，但当人们向今后推衍就会发现，它们存在区别，且区别非常明显。

“举个例子来说。一大片海洋石灰岩隆起成为群山，历经河流峡谷的挖掘以及河谷的横切，人们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若从其起源看，面前的岩石是一片海底景色，沉积着大量历代海洋钙质动物的遗迹。或许，我们可以考察它的每个海床，确定动物学的演替。但是，我们却很难解释这些在海里形成的石灰岩是如何像现在一样矗立在那里的，又是如何这边上升成山，那边下沉成谷的。岩石和岩石中的种种物质是一项研究的主题，而它们如何成为现在这一景象的则是另一个主题。”

英国的莫斯利教授曾在其《地理教学的科学方面》的演说中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说：“把自然地理学看作是从地质学里分出来的一部分是有理由的……肯定会促进对地质学本身的研究。”他提倡为自然地理学设立一个教授席位，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地理学的统一，因为他讲得很清楚：“自然地理学作为特别适应综合学习目的的一门学科，作为一种能获得称为政治地理学知识的唯一真正的基础，难道不应该让它成为文科教育的一部分吗？”

自然地理学听任地质学摆布，以至于当下诸如火山、温泉、冰川等现象都汇集在地质学研究的各章里，但地质学家却不顾它们的发生地。这样的科学不是真正的自然地理学。真正的自然地理学的目标是做出一个关于地球表面特征分布的因果描述。材料必须重新集中在地形学的基础上。

举个例子来说，对于某地某个特征，地文学会问：“这是为什么？”地貌学则问：“那是什么地方？”自然地理学问：“为什么在那儿？”政治地理学问的是：“在社会上，它是如何作用于人类，人类对它又是如何反应的？”地质学问：“它帮助解决了过去的什么疑难问题？”前四个问题都是地理学领域的，而且，除非你回答了前面一个问题，否则你不能圆满地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地质学则不存在这个情况。

当前，自然地理学的不足，可用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例子是，把火山和冰川这类课题放在过分突出的地位。诚然，火

山和冰川都是在它们发生以后留下来的最明显、最有特征的痕迹的现象。在地质学家看来是非常重要，值得特别研究的。不过，过分突出的结果是，地质学家写出了一本类似由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生物学著作。这就好像我们详细叙述了蜗牛壳，却忽视了它最重要的内部软体部分。

另一个例子很实际，很多善于思考的旅行者都必然有同感。当你沿着莱茵河上游旅行时，你常常会问自己这些问题：莱茵河蜿蜒流过和其高低几乎相等的几英里平坦地区后，我们为什么会突然穿过一个峡谷的一段河道呢？当我们到达德国宾根时，为什么峡谷不再向前延伸，反而变成了一个由平行山脉围成的弧形山谷呢？

毫无疑问，普通的自然地理学不能恰当地回答这类问题。如果碰巧你拥有这个题目的专门的知识，你就会看到关于这个题目的有趣文章。不过，这会耗费你很多时间去研究，而且收获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大的。

那在研究陆权时，如何看待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关系？

陆权研究需要地质学。认识岩石圈的形态是必需的，因为只有掌握了决定地形地貌的形成的根本原因，我们才能更正确地、清楚地记住它。这些原因之一是岩石的相对硬度和排列，需要重点关注。注意，只有与地理学的论据有关系的地质学资料或推论才能被接受，且它必须对回答“为什么那里会有这种特定特征”这一问题有帮助。

二、气象和资源产品

诚如之前我们所说的，地理学的职能是指出相关材料的某种新关系。某一论点是否应该论证，要看它与论证的主线是否有关。同样，论证引用材料时，一定要看材料是否与中心有紧密关系。

气象学和地理学之间必然是一个实践问题。天气预报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平均、周期性出现的气候条件，因此，可以采用气象学的成果作为资料。其他的内容则过于离题，不是研究大陆地理和陆权所需要的。

矿藏的分布对岩石结构来说显得偶然，动植物的分布，需要我们去思量刚才的标准，即它们与地理学的论证主线关系有多深。我们所谈的动植物，